

死不瞑目的“遇刺之王”

本报记者 王昱



一周史记

在世界帝王史上,俄罗斯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得了个很不光彩的绰号——“遇刺之王”。有人统计过,他一生中遭遇的刺杀未遂事件接近100次,其中差一点成功的就有四次之多。1881年3月13日,这位一辈子饱受刺杀折磨的沙皇终于在又一次袭击中“成功”死掉了。这位沙皇为何如此招人恨呢?说起来其实也没啥,无非是因为他是一位过于勤政爱民、力排众议积极推动改革的好沙皇。

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悲剧,得从他爷爷亚历山大一世那儿开始说起。1812年,沙俄打败了横扫欧洲的拿破仑,俄罗斯一时成了欧洲的“宪兵”和“盟主”。可是,俄罗斯的骑兵虽然征服了法国的城池,法国的民主、自由思想却征服

了这些大头兵,尤其是贵族出身的俄罗斯军官们,在呼吸了巴黎的自由空气后,回国一看自家地里居然全是一点也不自由的农奴,良心上自然愧疚,吵着要改革。一周史记之前曾经讲过,亚历山大一世号称“斯芬克斯之谜”,是个一天仁主意、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啥的人。他一会儿对改革表现出神往之意,一会儿又觉得稳定最重要,最终错过了俄罗斯改革的最佳时机,等到他去世时,对改革等得不耐烦的俄罗斯军官们就发动了一场未遂的政变,史称十二月党人革命。

等到亚历山大一世的儿子尼古拉一世上台,他决心将祸水外引。无奈,有人跟他想到一块去了——当时法兰西第二帝国的皇帝拿破仑三世为了转移国内矛盾,也想找个人练练手。挑来挑去,拿破仑三世挑中了沙俄,伙同英国一起帮着土耳其打沙俄,结果克里米亚一战把沙俄打得底裤

都输光了。尼古拉沙皇在得知战争结果后,羞愧而亡,留下了一堆烂摊子给他儿子亚历山大二世。

继位后的亚历山大二世敢想敢干,上台之后立刻召集幕僚成立了改革研究委员会,1861年签署了著名的《解放农奴法令》,打开了这个彼得大帝与叶卡捷琳娜二世女皇都不敢触碰的潘多拉魔盒。除此之外,亚历山大二世做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他让大学获得了自治,废止了只有贵族才能接受高等教育的传统;在他执政期间,俄罗斯首次建立了类似西方早期议会的“缙绅会议”,还创立了第一家公共博物馆、第一家电讯社、第一批民间思想社团、第一批脱离东正教会的慈善机构。整个俄罗斯似乎正在朝着近代化转型。

然而,亚历山大二世却惊奇地发现,他所推动的这一系列改革,收获的却是越来越多的反对之声。若说这些反对声来自教会

和大贵族,这还能有所料,毕竟改革触犯了他们的利益,但令人惊奇的是,最强烈的反对声音居然来自呼吁沙皇进行改革的“西方派”。这个现象表面看似不可理解,仔细一分析却自有其原因。由于沙皇放松了对大学和思想社团的管制,具有相似改革思想的人得以聚集在一起,正如法国社会学家勒庞所言:“当人群聚集时,总是声音最高、最尖厉的那个人被听到。”而俄罗斯文明骨子里又缺乏西方的那种妥协精神,这就导致了激进思想在人群的碰撞中被不断演化,最终革命代替了改革,暴力代替了理性,对改革步伐太慢的牢骚代替了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冷静思考。

按照亚历山大二世原本的行程安排,这次出行是为了签署一项法令,宣布成立国家委员会,启动俄罗斯君主立宪的改革进程。这项法令随着亚历山大二世的死被无限期地拖延下去,直到三十多年后沙俄灭亡,也没有重启。

在亚历山大二世遇刺的地方,俄罗斯人修建了宏伟壮丽的“滴血大教堂”。时至今日,普京和梅德韦杰夫还很喜欢在这个地方演讲,尤其是讲述俄罗斯之后100年苦难的近代化历程——的确,那是一个很适合谈这种话题的地方,因为那里寄托了这个民族太多深沉的惋惜与懊悔!

这里是“世界上最好的难民营”

土耳其小城基利斯收留12万难民,议员呼吁该地应得诺贝尔和平奖

“我们配得上这份荣誉”

夜幕降临在小城基利斯的杂货店外,一名18岁的叙利亚女孩一边在柜台后忙着找零,一边思考这个小镇该不该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想起4年前为了养家而不得不放弃学业,她有些伤心。

“他们可以自己留着诺贝尔奖,我们不稀罕!”一名穿黑色皮夹克、身材魁梧的顾客挥舞着手臂以示轻蔑。他停顿了一下,告诉英国《新政治家》杂志,“但如果他们给,我们应该得三次诺贝尔奖!这是我们应得的!”

咖啡店店主波拉特也认为:“得不得奖对我个人不重要,但对我们国家来说很重要,基利斯配得上这份荣誉。”

5年来,这座距离叙边境仅5公里的土耳其小城成了难民危机的最前线。来到这里,逃离战火的难民终于能松口气,在露天咖啡馆安心喝杯茶,不用担心骤然间弹如雨下。

正如美国国际公共广播电台所说,对大多数人来说,这只是漫漫赴欧征程中的第一站,但对生活在这里的12万叙利亚人而言,这座人口不到10万的小城就是最终的家园。

对待难民“就像亲兄弟”

在30岁的叙利亚主妇巴克里眼里,这个“世界上最好的难民营”堪称完美——这里有干净整洁的街道、新建的幼儿园和学校,以及很高的生活标准。《纽约时报》称,在难民居住的活动房里,热水器、浴室、冰箱、烤箱和能收到几百个频道的彩电一应俱全。这儿的街上没有乞讨的难民儿童,3万名叙利亚学龄儿童有75%能够上学,犯罪率远低于土耳其和欧洲的平均水平。基利斯市市长卡拉告诉土耳其《自由报》,当地没有出现任何社会创伤或大规模犯罪。

“这里的人一直对我们很好。”在基利斯住了两年的叙利亚商人马赫说,“很多人帮助过我。”住在难民营的谢赫告诉土耳其媒体,人们对待难民“就像亲兄弟,不期待任何回报地分享他们的面包”。

“我们之间没有区别。”叙利亚人经常光顾的咖啡馆的老板哈利勒说,“我们像对其他人一样服务他们,他们中也有人为我

据德国之声3月5日报道,基利斯是紧邻叙利亚边境的一座土耳其城市。该市接待的难民数量比城市总人口还多。现在,土耳其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的一位国会议员已正式提出,应授予基利斯“诺贝尔和平奖”。

在基利斯的繁华地段,悬挂着这样的横幅标语:“基利斯有9万居民和12万叙利亚客人。基利斯应获诺贝尔和平奖的殊荣。”是的,在这座城市,难民的数量超过了城市本身的人口数量。土耳其国会议员于斯廷说:“基利斯是一个善良之城,一个和平之城,一个友爱之城。我们希望这座城市能因这些品质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基利斯难民营干净整洁、井然有序,有相当高的生活标准。



两名叙利亚男孩坐在难民营内,这里还供应热水和淋浴。



难民营内的超市货品种齐。

们工作。”一个年轻的叙利亚男孩端着茶盘站在他身旁说:“我喜欢这里,人们本性善良,没人嫌弃我。”说完,他去招呼客人。

本月初,土耳其国会议员于斯廷提出应授予基利斯诺贝尔和平奖。“人们与叙难民分享工作、房子和社会空间。”他在写给诺贝尔委员会的信中称,“如果250万人到了巴黎,法国人能保持这样的宽容和理解吗?”美国国务院人口、难民和移民事务办公室也认为,基利斯当得起这份荣誉。

“宽容”也有极限

正如“德国之声”电台所说,难民受到慷慨款待,原因之一可能是他们对当地经济的推动。大多数企业主从来自叙利亚的劳动力和现金中获利颇丰。自难民涌入以来,当地部分房屋租金上涨了4倍,看病也要等上很久。

然而,随着战事持续,这样的宽容可能很快会达到极限。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为了安置

250万名难民,土耳其迄今已花费9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585亿元),但语言障碍、文化差异和经济困窘,让许多难民的生活依然艰难。

也有不少当地人不喜欢难民,尤其是那些正在找第一份工作的年轻人。“外人太多,对土耳其没什么好处。”一名不愿具名的高中生说,“女人们每天来这里乞讨,太拥挤了。”

“为了把女儿嫁给当地人,来自安卡拉的老年人来这里买戒指、手镯和耳环。”珠宝店老板阿里告诉“德国之声”。土耳其奉行一夫一妻制,但叙利亚男人可以合法地娶4个妻子。当地女性埃米奈抱怨,她的邻居不久前又娶了两个叙利亚女孩:“他们偷走了我们的工作、食物和配偶。”

马赫敏感地意识到,基利斯居民的热情好客不会永远持续下去。“战争刚开始时他们很好,但这么长时间过去了,他们的耐心渐渐消失。”

据青年参考、观察者网